元好問集/2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八 ◄

元好問集
卷二十九

► 卷三十

卷二十九

碑碣

【顯武將軍吳君阡表】

君諱璋，字器玉，姓吳氏。石晉末，有官獻州從少帝北行者，又自遼陽遷泰州，其子孫遂為長春人。六世祖匡嗣，遼開府儀同三司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陳國公。五世祖昊，咸雍十年劉霄榜登科，仕未達而歿。四世祖敬良，潛德不耀。子讓，東頭供奉官，贈安遠大將軍，即君之曾祖也。祖鐸，閤門祗候，金朝天會中左班殿直。考德元，貞元中監崞縣煙火公事，贈明威將軍。妣傅氏，濮陽縣太君。君即明威之元子也。生七歲而孤，養於其姑樂亭齊氏。稍長，即能自樹立。大定十年，以蔭補官，歷遂城、滿城四務酒官。明昌四年，調保州軍器庫使，改太原大備倉副使。泰和初，以六品諸司差監歷城稅，課最，遷濟南軍資庫副使，轉鄧州草場副使。會錄事缺員，父老狀於州，請君攝司事，不期月政成，郡人以吏能稱焉。

衛紹王即位，用大安霈恩，官顯武將軍、騎都尉、濮陽縣男，食邑三百戶。因為所親言：「吾猥以賞延，入仕將四十年，得不償勞，寧不自知？徒以先君子蚤世，不及通顯，故強顏末秩耳。今品及列爵，當預追錫之典，生平之志畢矣。今不自止，欲何求耶？」乃投牒請老。武勝節度高侯雅知君，勸止之曰：「選法蔭子，五品例入一差，隨有超擢。

君淹管庫久，能少忍之，且當被百里之命，何求去之決耶？」君不得已，起調得監方城稅。到官不數日，以崇慶元年五月二十五日，春秋六十有五，終於官舍。

君資孝友，姑氏歿，哀過所生，識者以為生長見聞宜有加於人者。為人誠實樂易，重然諾，輕施予，有以急難來歸者，必極力營贍之，以故家屢貧，然不恤也。少日酒不能亂，中歲以止飲自誓。賓客過門，歡宴彌日，不見惰容，人尤以此多之。身歿之日，識與不識皆為之嗟惜，名士赴吊者數十人，其得人心又如此。

夫人某郡張氏，閨門肅睦，有內助之效，封濮陽縣君，後君二十年而歿。子男二人：長仲侃，忠顯校尉。次仲傑，鄧州教授。孫七人：曰綱，曰維、既冠而卒；曰綽、曰綰、曰續、曰級，皆早卒；繼僧未名。仲傑將以某年月日，奉公之柩歸祔於大興府宛平縣玉河鄉黃村裏之先塋。歲甲辰冬，予過洛西，仲傑涕泗百拜，以墓碣銘為請。仲傑學為通儒，德為善人，殆「維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」者，乃為論次之，並用予之所感為作銘。其銘曰：

我足天衢，彼責守閽。我器函牛，彼求柱車。論族膏腴，卒不能以自濡。管庫之須，仕無他途。選部一拘，同滯賢愚。然則前日之所謂任子者，非敝法也與？

【忠武任君墓碣銘】

前泌陽令任嘉言亨甫狀其考忠武君之行，涕泗百拜，謂某言：「先君子棄養十年，惟是轉徙南北，不得以時安厝。今北還矣，期以明年春勉卒大事。墓當有碣，碣當有銘，敢以撰述為請。」某於亨甫有州裏通家之舊，不可以不敏辭，乃為論次之，並著予之所感焉。

按任氏世為汾陽人，有諱才珍者，登天會六年進士第，由洪洞令入為尚書省令史。皇統中，坐吏部田侍郎彀之黨，歿於貶所。田初為朝廷所倚用，慨然以分別流品、慎惜名器自任，群小積不能平，造作飛語，構成大獄鍛煉，田以下伏首惡者八人，以敢為朋黨、誣昧上下、擅行爵賞之權，皆置極刑。自餘除名為民、杖決徙遠方者，又二十八人。明昌初，始蒙昭雪，洪洞預贈典，復朝散大夫。生子微，以蔭補官，監惠民司。君即惠民之元子也。

諱德懋，字君範。資稟醇雅，有受學之質。弱冠就舉，屢為鄉府所薦。惠民早世，事繼

母無間言。泰和南征，以良家子被推擇，署軍中千夫長，積官忠武校尉。已而罷歸，閑居鄉里，愈更樂易，雖在愚幼，皆知其為善人君子。嘗為人言：「先大夫以直道立朝，橫被羅織，自明昌昭雪之後，右丞蘇公而下凡二十有六家，往往將絕而復續，稍微而更盛，吾知吾子孫必不獨為神理所遺也。」乃力課亨甫學，其後果以正大庚寅收世科，鄉里榮之。中歲之後，即置家事不問，惟日誦《般若》而已。積習既久，靈應昭著，休咎多前知之。避貞祐之亂於鄜、於京兆，以天興壬辰五月十有六日，春秋六十有七，終於鄧州之寓舍。臨終遺命，以所誦經內懷中。纊息定，家人發哀，良久復開目，云：「經安在？」家如言奉之，怡然而逝，其明了如此。

先娶柳氏，再娶劉氏。子男三人：長即亨甫，次震亨、鼎亨，皆早亡。女一人，適士子白季昌。皆柳出也。亨甫以某年奉君之柩祔於郡西南洪哲裏之東原。

嗚呼，朋黨之禍，何其易起而屢作也！宣政之季，蔡京、呂惠卿輩至指司馬丞相為元祐奸黨魁，列其姓名，著之金石，自謂彰善癉惡，可為萬世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。碑石甫立，隨為雷火所擊，惠卿等懼大禍將及，乃赦黨人死者復官，流徙者復還。自今觀之，元祐黨禁，不過追削竄逐，禁其子弟不得至京師而已，曾不若皇統之禍之慘也！余嘗深求讒夫之心，而後知讒之所以為病者，蓋心魄既喪，猝為謾疾所乘，嘗糞為甘，嗅足為香，口鼻耳目皆失所守而不自知。謾疾不已，矯亢忌嫉，合而為聖癲，始於天地一我，卒之古今一我。敢為大言，居之不疑，造大謗、起大獄，視正人端士若有血仇骨怨，期必報而後已。苟可以售其術，雖殺身滅親、亡人之國，有不恤焉者。余觀於成敗之變多矣，自有天地以來，未有食人而不為人所食者。凡為讒夫者，其才智類出於人遠甚，寧不知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？乃今至於殺身滅親、亡人之國而莫之恤焉者獨何歟？殆受病既深，至於中風狂走，雖和、扁操萬金良劑，亦無如之何耳。古語有之：「憂心悄悄，慍於群小。」又曰：「朕堲讒說殄行，震驚朕師。」又曰：「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。」蓋聖人之所惡，又其所甚畏者也。人無所不至，惟天不容偽。奸人敗類交亂四國，作於其心，害於其事，不有人禍，必有天刑。生為天下所咀嚼，死為海內所痛快，唯遺臭無窮，是所得耳！蔡、呂諸人，欲以黨議誣天下士，而天下反以不預溫公黨為恥；又欲以黨禍絕士大夫之世，而後之名卿才大夫賢宰相皆出於黨人之門。然則為朋黨之論者，其亦未之思歟！銘曰：

善為吉先，壽為福元。有子而賢，卒歸骨於九原。惟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吾得推其源，至於人眾勝天，而天定亦能破人者，盍當以家為知言！

【信武曹君阡表】

己酉秋九月，予以事來燕都。行台參佐曹侯椿年持其先人信武君事狀，再拜涕泗為予言：「往者過太原，嘗以宗人益甫咫尺之書之故，得見顏色。時先人始就安厝，欲求阡表以昭示永久而未敢也。側聞從者在燕，將往拜之而邂逅於此，今願竊有請焉。」案事狀益甫所撰，益甫予同舍郎，其言可信不妄，且曹侯之意甚賢，故為次論之。

君諱元，字長卿，曹氏世為隰州。隰州之以貲雄鄉里者，累十數代矣。曾大父秀。妣張氏。大父繼純，賢而有文，以善人獲稱。妣郭氏、朱氏、何氏。朱氏，宋朝散大夫某之女。父鎮，資仁厚，有士風。妣靳氏、張氏，生子五人，君其第五子也。齠齔受學，年十二孤。初父病革，獨念君未有所立，殊以為憂。及父沒，君持喪如成人。未幾母卒，勺水不入口者累日，廬墓側至終喪，鄉黨稱焉。其後兄弟析居，君力學自奮，不數年，博通經傳，以至陰陽、醫藥、法理之學，無不精至。為人謹厚，舉動不碌碌，喜賓客，好施予，周急繼困，不責報謝，郡長吏而下皆推重焉。兄楨既老，君事之惟謹，疾則躬侍湯藥，存拊諸孤，更為賙贍。有間之者，君不聽，曰：「鄉人不能自存者，且當救之，況兄之子乎！」

貞祐之兵隰州破，群不逞之徒乘亂剽掠。君具牛酒，集壯士，得千人，約曰：「吾州被兵，惟州倅獨存，今逃匿他境，吾欲與公等立州事，迎倅以歸，可乎？」眾曰：「諾」。乃安集境內，還倅於州，群黨破散，遺民賴之以安。有欲推君為官長者，君義而卻之。明年大饑，民無所於糴，君出所餘以救餓者，全活不勝計，而初不一錢取也。興定己卯秋八月二十四日，將適終陽，遘疾，終於途，春秋四十四。

夫人霍氏，同郡檢法某之女，閨門肅睦，內助之力為多。君歿之兩月，州乃陷，盡室被俘，惟椿年調官京師，夫人紿兵士言：「我主婦，蟄財所在，當盡指示，餘人何所知？」以故家人得少寬。夫人私語之曰：「若等自為計，吾老矣，終不能苟活以重吾兒憂。」遂俱兵士至其家，正色言曰：「吾家父子皆食官祿，吾殺身以報可矣，財豈可得耶？」兵士怒縛之，夫人罵不絕口而死。生子三人：長即椿年，次松年、大年。一女，嫁郡人周惠，今為真定參謀。椿年大安中出粟佐軍，仕為綏德令，階五品，得贈君信武將軍，、某縣男，夫人縣太君。松年、大年俱以兄蔭祗候承奉班。諸孫皆尚幼。孤子等實以己亥十一月十有九日，葬君某裏某原之先塋，夫人祔焉。銘曰：

孝子之志慈且祥，仁者之勇直且剛。衣冠堂堂，百夫之防。無移官之階，而有為政之方。

施於閨門，義存義亡。凜凜皚皚，昆玉秋霜。墓石有銘，德潛而光。我卜曹宗，偕隰川其未央。

【千戶喬公神道碑銘】

公諱惟忠，字孝先，涿州定興人。大父恩，父順，世為農家，而以義俠見稱。公資稟沉默，見於童幼。及長，驍勇善騎射，志膽堅決，輩流中少見其比。衛紹王大安初，北鄙用兵，良家子有以戰功取階級誇示鄉閭者，公慷慨奮發，不甘落其後，乃棄家事不問，俠遊燕、趙間。

貞祐南渡，河朔板蕩，豪傑競起，公從今萬戶張公聚族屬鄉曲，保西山之東流堝，別自為一軍。及張君副經略苗公道潤承製封拜，公亦受定遠大將軍、恒州刺史。居無幾何，國兵由紫荊而南，張公以馬跌被執，而公不知，其守東流者如故也。大帥以張公至堝下，諭公使降，公盛為禦備，日戰數十合，力盡乃降。張公先以公為爪牙，且嘉其忠憤不撓，力為保全，益以腹心倚之。宋將彭義斌既破東平，隨據大名，聲勢甚張，南北軍待為敵，無敢試之者。一日，義斌提銳卒數千北向，猝與公遇於真定之南，公以騎數百直前，挫其鋒，義斌懾焉。

武仙劫殺主帥，並山郡縣反為金，張公會諸道兵擊之。公時攝帥府事，將騎五百、步卒三千，鼓行而西。聞敵將保郎山，行列方整，殆不可犯，公謂部曲言：「歸師而遏之，兵家所禁。不若設伏山下，開其歸路。彼得路則無鬥志，吾邀擊之，取獸於穴，得志必矣。」已而敵兵過，公出其不意，大敗之，如公所料。時別將有陷陣中者，公以單騎出之。不旬日，諸叛者日繼降附，進逼真定，仙懼南奔，轉戰逐北，遂攻彰德。彰德下，略地齊魯，駐軍滕州之牙山。紅袄軍夜至，公獨搏戰，奮戈大呼，營中驚奮，皆殊死鬥，袄軍敗走，填壓山谷間無慮數百人。益都之役，宋援兵數萬將及城下，公逆戰走之，獲軍資甚眾。城中軍突出，將為掎角，公隨以短兵遮擊，敵退保不復出。大帥會諸將，特稱公之勇，以褒異之。

先是張公開幕府滿城，公為元帥都監，以功遷左副元帥。及師還，兼行兩安州帥府事，移軍唐縣，鎮遏西山者累年。辛卯冬，南渡河，戰於陽翟之三峰山。明年，圍汴梁。汴梁圍解，公北渡。天興，軍北渡，平章白撒攻圍衛州，公力戰卻之。河南平，張公入覲，公復攝府事，從征淮右。

歲甲午，朝廷第功，張公因陛奏：「臣之副喬惟忠，出入百戰，功最多，乞加寵擢。」於是特恩以寶書、金符，授公行軍千戶。自是愈自奮勵，其破棗陽，攻光、黃，率以先登被賞。張公勇而有謀，能得士死力，每以方略授公使戰，公亦稟而後行，故所至克捷。幕府統城三十，遭離喪亂，人物憔悴，而能生聚教育，使之去愁歎而就妥安，出於翼讚者為多。計公之功，蓋不特攻城戰野而已也。

公生而孤，事太夫人某氏孝敬純至，問安視膳，躬侍湯藥，士大夫以為知禮。壬寅秋，丁內艱，適在病中。比襄事，哀毀骨立，用是病增劇，竟以丙午年五月二十有七日，春秋五十有五，終於正寢。越某日，權厝順天城東之某原。娶大名毛氏，廣威將軍、潞州錄事之女，閨門肅睦，中表以為法。子男五人：長珪，襲公職，出屯河南；次曰琚，順天路人匠總管，雄州、新城等處長官；次琇，皆毛出也。次璋、次琳。女五人：長適千戶賈某，早卒。次女繼焉，亦毛出也。次適聶氏，餘在室。男孫三人，女孫一人，皆尚幼。

公美鬚髯，舉止詳雅，有素宦之風。恬於喜怒，未嘗見於色。每戰勝，將佐共為欣快，而公初不以功伐自高。其攻黃州也，宋兵乘昏莫奄至，公率銳卒與戰，主帥命舉火視之，見青甲而黃馬者戰甚力，而不知為公也。明日，懸賞求之，公竟不自言，其推讓又如此。太夫人素慈仁，事佛老惟謹，教公毋妄殺，重惜物命，公亦視母意所在，以寬厚從事，所捕生口多縱遣之。冠氏李君玉先在俘中，問知為士人，即館之門下，令授諸子學，古人北面降虜者，今真見之。常以時俗侈靡相尚，中歲以來，尤尚純素，出入會計，見之朱墨者，率無浮費之妄，然人以緩急來赴者，必重為賙給，負責則往往折券以貸之。識者謂公孝以安親，忠以立節，義以扞難，仁以濟物，視履考祥，必當敦龐耆艾、五福具備，今祿不酬庸、壽不符德者乃如此。天之所報施，可易量耶？

孤子某等以某年月日，祔公於東王裏之先塋。以僕辱在葭莩之末，以神道碑為請，乃為件右之。其銘曰：

沈涔其姿，角逐其時。鬱無所施，豪傑以為資。成周既東，日薄崦嵫。志橫潰之獨障，勢一木之弗支。義釋嚴顏，殆天使之。大邦維藩，虎臣桓桓。爪牙方張，而傳之羽翰。蛇矛突前，奮力如湍。堅陳枯株，名城彈丸。有來創罷，革膚靡完。豺狼荊棘，挈之妥安。我恩我威，爾煦爾寒。疾疫剛癉，孰我敢幹。北方之強，碣石盤盤。戰功曰多，公與不刊。勒銘豐碑，以永後觀。重侯兮累將，戛戛乎厥初之難。

【千戶趙侯神道碑銘】

河朔用武之國，自金朝南駕，文事掃地，後生所習見，唯馳逐射獵之事，蒞官政者或不能執筆記名姓。風俗既成，恬不知怪。惟侯在軍旅中，日以文史自隨，延致名儒，考論今古，窮日夕不少厭。時或投壺雅詠、揮麈清坐，倡優、雜戲不得至其前。又子弟之可教者，薄其徭役，使得肄業，而邑文人亦隨而化之。行台所統百城，比年以來，將佐令長皆興學養士，駸駸乎齊魯禮義之舊。推究源委，蓋自侯發之。

侯諱天錫，字受之，姓趙氏，世為冠氏人。曾祖諱存，金國初官保義校尉。祖諱誠，明昌中歲饑，發粟振貧，為鄉曲所歸。考諱林，貞祐之亂，以鄉豪保冠氏，有功，大名主帥用便宜授縣令，階忠顯校尉，歿於王事，事見先塋碑，此不具載。侯即忠顯君之次子也。趙為大族，大安未，俟始弱冠，即入粟佐軍，補修武校尉，監洺水縣酒。罷官歸，遂為縣防城提控。屬大朝兵勢浸盛，避於洺水，洺州防禦使蘇政召幕下，擬充冠氏令。耕稼既廢，城邑無所恃，乃挈縣人壁桃源、天平諸山。

以辛巳春歸大行台特進公於青崖固。行台聞侯之名，隸帳下。從征上黨，以功授冠氏令。俄遷元帥左都監，仍兼前職。甲申，宋將彭義斌據大名，屢以兵來侵，人心頗搖，侯謂業已事行台公，不可以貳，兵勢雖不振，姑少避其鋒，以圖後舉耳，乃率將佐往依大將孛裏海軍。未幾，破義斌於真定，授右副元帥，同知大名府路兵馬都總管事，階鎮國上將軍。

乙酉八月，復還冠氏。先是故帥李泉為義斌所攻，既降之矣，大軍至，怒其反復，有屠城之議。侯救護百至，老幼數萬竟得全活。時泉已在大名，不數月，又結蘇椿輩，納河南軍，從宜鄭倜主兵柄，日以取冠氏為計。侯每戰每勝，氣不少衰。某月，倜自將萬人來攻，侯率死士乘城力戰三晝夜，倜度不能下，乘大風晦冥而遁。

己丑五月，朝於北庭，所上便民事，皆優詔從之。行台公亦以其論列且當，尤加重焉。壬辰正月，黃龍堙失利，將佐千餘人被俘，侯皆以計活之。又明年，用行台公薦，宣授行軍千戶，仍賜金符。戊戌南征，駐兵蘄、黃間，被病還。以庚子夏五月二十有四日，春秋五十，終於縣治之正寢。

娶杜氏，封某郡夫人。子男六人：長復亨，次泰亨、賁亨、柔亨、萬亨，幼未名。女二人：長嫁東平路鎮撫軍民都彈壓吳答沙里甲，幼在室。

俠資重厚，造次必以禮。事太夫人孝，意所向，必奉之，惟恐不及。撫存幼孤，皆使有所立，孤女亦擇時貴嫁之。在軍中二十年，未嘗妄笞一人，誅殺不論也。人有以急難來歸者，力為賙恤之，脫之於奴虜、活之於屠戮者，前後不勝算。他日有負之者，亦不以為意也。初縣經喪亂之後，荊棘滿野，敝衣糲食，與士卒同甘苦。立城市、完保聚、合散亡、業單貧、備禦盜賊、勸課耕稼，所以安集之者，心力俱盡。經畫既定，上下如一，四境之內，獨為樂土。賓客至者，燕享犒勞，肅然如太平官府。禮成而退，皆相興稱歎，以為侯之材，蓋有大過人者矣。大概侯所長者甚多，所以自待者殊不薄。又其所與遊，皆天下名士，氣節之所感激，論議之所薰習，鷹揚虎視，自當有萬里之望。百未一出，竟齎志以歿，此有識之士所以深悼而屢歎也。孤子復亨等以其年十二月庚寅朔，舉侯之柩葬於保義裏之先塋，禮也。既已事，以予嘗得幸於其先人，辱以神道碑為請。予往客平陽者六年，歲戊戌七月以叔父之命，將就養於太原，侯留連鄭重，數月不能別。軍行河平，予與之偕。分道新鄉，置酒行營中，夜參半，把燭相視，不覺流涕之覆麵也。明日使人留語云：「欲與吾子別，而情所不忍，唯有毋相忘而已。」於是疾馳而去不反顧。嗚呼，此意其可忘哉！乃為之碑而繫之以銘。銘曰：

趙侯翩翩早有稱，乘時雲風志騫騰。伯府選勞乃進登，樹之旂旄冠汝懲。大縣萬家既分崩，疲癃之民侯所矜。摩拊不給矧暴陵，逋亡日來月有增。田野載辟歲載登，昔無粗麻今纊繒。賓禮師儒講顏曾，弈邑子弟前伏膺。弦歌洋洋通薛滕，東州百城文治興。繄誰弘之侯所弘，仁心為質莫我能。躬不受祉豈所應，孰為除之又孰乘？我侯種德既有征，趙方亢宗理可憑，咨爾嗣人其敬承。

【故帥閻侯墓表】

辛丑元日，余方客東平，載之盛為具召予及大興張聖予、祁人宋文卿、東光句龍英孺、鎮人劉子新、大原崔君卿、渾源劉文季、壽春田仲德輩，飲於家之養素齋。載之先病於酒，醫者戒勿飲，然其所致客皆名士樂籍，又京國之舊飲既洽，談謔間作，坐客無不滿引舉白者，載之歡甚，不自顧藉，亦復大醉。明日，疾暴作，一仆地遂不起。載之資樂易，不近貨利。與人交，無大小能得其歡心，以故來哭者皆為之盡哀。將葬，孤子德榮請於予曰：「先人得幸吾子，前日之飲亦惟子之故。今大故矣，忍使之隨世磨滅耶？」予即為敘其平生，使刻之石。

載之姓閻氏，先諱輪，後有所避，改名珍。上世有自太原官於上黨者，因而家焉。考諱

謹，鄉人以孝直稱。娶邢氏，生四子，載之其第三子也。少穎悟，知讀書。及長，仕州縣，累至公府掾。上黨公開壁馬武寨，遣別將李松守潞州。壬午三月，東平行台嚴公偕國兵略地上黨，公選懦不能軍，乘夜潰圍而遁，載之醉不及從。明日，父老請載之主州事，遂以城降，行台授宣武將軍、潞州招撫使。當是時，州人數萬，八縣又以千百計，非載之知權變，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。尋有譖於行台者，以為載之多斂部民金而私貯之，行台按籍問之，其出入皆有朱墨可尋。行台直之，加懷遠大將軍、元帥左監軍，兼同知昭義軍節度使事。

先太師承製封拜，載之用行台薦，授輔國上將軍、左副元帥、昭義軍節度使，佩金虎符，且命載之積糧數萬，選壯士數千守潞州。馬武軍頻出攻北兵，大帥懼守者不能堅，乃命遷州人真定，散處滹水之上。恒山公仙既降，復謀南歸，乃劫載之送馬武，上黨公開頗知載之，參佐諸人又為之出力，乃釋不誅，放之河南。河南破，載之復還行台公，留之東平。載之雖失侯故將，而公以賓從處之，凡燕犒賞賜無不預，浮沉酒間者十年，卒以樂死，時年五十七。

娶常氏。有子二人：長即德榮，次義榮。女一人，嫁為進士王得臣妻。卒後三十日，權葬府五里之某原。銘曰：

不崖岸而孤，不邊幅而拘，不藪澤而枯，不木石而愚。身為鴟夷，日與酒俱，憤則以舒，燥則以濡。虛舟悠然，聽其所如。六合蘧廬，八荒庭除，蝸左區區，化而大庭之居。亦何知須臾之非萬期，而萬期之不須臾？彼有衣而弗婁，有車而弗驅。溘死中塗，他人是娛。顧雖不死，殆暴骸露骼，鬼籍而強行者歟！

此金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